



15  
763  
4



不 5  
水 曾 20  
763  
止

癸辛雜識別集上

宋弁陽老人周密

羅壽可丙申再游汴梁書所見梗槩汴學曰文學武  
廟卽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  
河柳堤蓮池尚有壁水遺意大學與首善閣五大  
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爲孟左爲顏作  
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  
片石鐫宋初名臣所爲贊獨先聖太祖御製也講  
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古碑數種如宋初翰苑



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  
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進士題名  
其字類漢篆而不可識司天臺太歲殿徽宗草書  
九曜之殿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  
潤繼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爲  
人所指指痕甚深樓閣最高而見存者相國寺資  
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廬  
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  
閣卽舊日上清儲祥官移至岩堦半空登雲樓俗

呼爲八大王樓又稱潭樓蓋初爲燕王元儼所居  
後爲巨瑄譚積有之其竒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  
也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高雅聞熙春  
閣前元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香於  
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也朝元  
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龍鳳  
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溫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  
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  
繞內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徽廟立

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  
時所築神宗又展拓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  
有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  
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基尚在開封府衙後有蠟梅  
一株以爲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  
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  
山水清遠似江南云南門外游五嶽觀太乙官岳  
帝殿極雄壯華麗帝殿連跨小樓殿極天下之巧  
俗呼爲暖障聞汴有大殿九間者五相國太乙景

德五岳盡雕鏤窮極華侈塑像皆大金時所作絕  
妙徽宗定鼎碑瘦金書舊皇城內民家因築牆掘  
地取土忽見碑石穿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  
工卽瘦金碑也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專  
其利蔡哀題額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  
常遷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資聖閣登雲樓覆  
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記佛書言山河大地  
凡爲城邑宮闕樓觀塔廟亦是綠業深重所致光  
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爲上方寺琉璃塔十三

層鐵普度獅子像甚高大座正有井以銅波斯蓋  
之泉味甘謂通海潮傍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  
菩薩像皆是漆胎巖金碧窮極精好普賢洞記石碑  
甚雅金皇上四年四月一日奉議大夫行臺吏部  
郎中飛騎尉施直生撰并書所謂方人者也後爲  
金相字步驟東坡寺入門先經藏殿藏極工巧四  
隅不動其中運轉經卷無倫次皆唐人書也極精  
妙太廟街近城有古觀音寺地齋施主姓名碑佛  
殿開寶皇后命孫德元畫西方淨土極奇古精妙

僅存半壁僧崇化大師爲之讚書亦有法相國寺  
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  
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  
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  
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  
峭遍石色皆如玄玉寶相寺俗呼爲大佛寺有五  
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噴水石龍鐫刻甚精皆故  
宮物也

軒渠錄載有人以糟蟹餽子同薦酒者或咲曰是則

家中沒物事然此二味作一處怎生喫衆以為咲  
近傳澈浦富家楊氏嘗宴客作蟛蠹餽餽真可作  
對也

包宏齋恢致仕後歸作園於南城題桃符云日短暫  
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近聞臯亭蕩戶云每歲夏月南風少則好藕晒荷葉  
遇雨雨所著處皆成黑點藏荷葉則須密室見風  
則蛙損不堪用矣

桃樹生小蟲滿枝黑如蟻俗名呀蟲雖用桐油洒之  
亦不盡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燈檠挂壁間看挂之

樹間則紛紛然墜下此物理有不可曉者

其祖禹得之老

圃

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初夏皆取之出售以  
為利販子輳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  
竹器似桶以絲竹為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於中  
細若針芒戢戢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  
每遇坡塘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別有小籃制度如  
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圓底尖如罩籬

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椀又  
擇其稍大者則去之非也此則擇去其黑鱗也不去則傷其衆  
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則專以  
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  
反是則水定魚死矣亦可謂勤矣至家用大布兜  
於廣水中以竹挂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  
盡縱苗魚於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爲  
陣順水旋轉而遊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  
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飼之後並不育

子

近歲平江虎丘有虎十餘據之同里葉氏墓舍在焉  
其一大亨堂虎專爲食息之地凡人獸之骨交籍  
於地蛇骨亦有之聞虎之饑則兼果實皆啖不特  
獸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飽則展轉於中傍居之人  
熟窺之凡食男子必自臂起婦人必自乳起獨不  
食婦人之陰或有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旋退  
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丙申歲九月九日紀家橋河北茶肆陶氏女與裴叔

詠第六子合著衣裳投雙環於梁間且先設二神位乃題自己及此婦姓名炷香燃燭酒果羹飯燭燃未及寸而殂矣嘗記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正其事也至載之周平園日記中何前後盛情之事皆生於陶氏門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儀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者兩首四臂四足而相向抱持膏腹相連一男一女也呼者取以示人而乞錢疑皆此輩所幻也怪哉

謝府有因庸堂楊陵御書二字蓋出松高之詩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云謝乃周之南國也此詩美宣王能建國褒賞申伯於此取義固佳然於兩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鑿矣

隆興間德壽宮與六宮並於中瓦相對令修內司染坊設著位觀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燈買市簾前堆塚見錢數萬貫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貫者犒之二貫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魚羹南瓦張家圓子之類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聲如發火  
砲震動可畏鷄犬皆鳴次日金一山自山中來云  
山中之聲尤可畏野雉皆鳴或云天狗墜故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二鼓天井巷張家金銀鋪  
遺漏是夕天邊有物如雲氣赤色其大如箕而微  
長或謂大星下墜余視之不見疑此雲氣爲火氣  
所爍而然疑而不動殊爲可異不知何物也

是歲二月忽有傳夜後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余不  
信之數夕起觀皆無所見一夕於西邊見大星光  
芒正在胃昴間然考之則太白耳益疑小人妄傳  
繼而有自吳來者云船中見之甚的類景定彗星  
而尾短僅數尺耳余終未之信也及三月十七日  
詔書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儆予始  
信前者爲信然也

和劑惠民藥局當時制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有  
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局出售則又各有監官  
皆以選人經任者爲之謂之京局官皆爲異時朝  
士之儲悉屬之太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三之

一每歲糜戶部緡錢數十萬朝廷舉以償之祖宗  
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徃徃爲諸吏藥生盜  
竊至以樟腦易片腦台附易川附囊橐爲姦朝廷  
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爲朝士及  
有力者所得所謂惠民者元未嘗分毫及民也獨  
暑藥臘藥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  
局之稍稍精緻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  
所可辨也若夫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  
凡經幾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  
精矣然其間差舛者亦似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  
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訛雜  
殊不可曉嘗見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  
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名中  
山芋丸當時不知緣故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  
曾改正余因其說而攷之信然凡此之類當必多  
有之信乎誤註本草非細故也

葛天民字無懷後爲僧名義銛字村翁其後返初服  
居西湖上一時所交皆勝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

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者

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

即水張太尉也

招之至總宜園

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覺腹餒甚亦不設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歸以為無故為闖人所辱至家則見庭戶間羅列奩篚數十紅布囊亦數十凡楮帛新米酒穀甚至香茶適用之物無所不具蓋此璫故令先怒而後喜戲之耳

聖

子

彭晉與閩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肄業京庠每試多居首選胡隸為浙西憲政尚猛厲物情不安彭因

為作臺草以脅之有尼僧為之表裏使以藁示之曰得之臺中行且止矣胡懼就致禱約以獲免當以數萬為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政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為首冠破云王妙心綿言關化機於未布以先謹有如絲之至微揭曉之際彭已寘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隸隸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為編欄遇都吏二子於場中日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之未

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誕女鄉人也盍往  
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潘見  
其辭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華面無策爲  
之重歎曰吾當思所以處旣數日乃曰得其說矣  
使具戎服介之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  
從容爲地且令修一儷函爲贄彭退思數日未能  
措詞又往見潘求教潘爲之思有頃拊髀曰吾已  
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吾黨羞借荊州之階  
以軍禮見使緒成之且爲點定約日導之以前橘

洲庭見之彭趨進八拜如葵乃以贄上橘洲觀之  
喜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以  
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資身  
之計漸裕旋得勇爵納妾有家繼得兩子橘洲入  
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復  
出入無間輒登市樓恣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  
路於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  
彭後與黎峒通爲具舟楫盡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孝廟時以禮部侍郎太司成

除侍御有直聲嘗論錢尚書禮左遷小龍塲及去  
國同朝送之館學爲空孝宗知之歎曰遂爲唐氏  
百年口實初入言路錢迎問第一人答以方思之  
歸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爲公來  
也

林喬泉州人頗有記問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學時  
芹齋與太學提身齋爭妓魏華喬挾府學諸僕爲助  
遂成大閥押往信州聽讀因與時貴游從賡唱放  
浪狎邪題詩於茶肆云斗州無頓間身處時向梅

花走一遭士論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門後元杰歿  
徐徑畋李斛峰皆以應用之往來旣而元杰家爲  
伐柯一村豪家爲接脚壻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  
爲菜園與趙温州崇機鄰守皆有月饋其門如市  
數年得自便寶祐癸丑買福州待補作申如名納  
卷題出言行樞機動天地遂中魁選欲參學爲人  
所攻而止久之上書特補保義郎領錢億萬往謀  
此事時景定初也繼又赴有官漕試得薦登第隨  
被論駁經營復官得戎議之類還寓信州朱浚爲

守不往見且語詆之朱怒拮據其罪押回本貫與  
蒲船交借地作屋王茂悅為船使蒲八官人者漏  
船事發林受其白金八百錠許為言之既而王罷  
去蒲併攻之且奪其所借地乃往從元杰之子直  
諒以清潭和買吏屋且任和糴既而直諒得憲節  
林隨以行後以詞訴為徐帥擇齋明叔所治押往  
五年摧鋒軍寨拘鎖而殂時咸淳末年也或言後  
改名為天同字景鄭云

李夢庚者襄陽人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其子能文而  
不肖數盜用父財父欲殺之親黨勸止使其子拜  
且謝或告以父已負劔子甚恐拜方起而劔欲及  
亟走避閉門劔入門者幾寸其子後魁浙漕薦襄  
帥以書抵潛漕說友曰今歲漕魁乃夢庚之子也  
其論尾之語會見之否其語曰世豈有弃繇而不  
用其子者哉聞者無不大噱云

王臞軒清舉到省道經建陽謁夢蓋竹廟夢至王者  
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虛其四臞軒未至有呼者曰  
官人在此王就坐舉首見席端乃一僧王負氣怒

甚左右曰此陳僑如尊者遂寤及庭唱大魁乃吳  
潛也

元木石靖修四朝國史

高孝光寧

其贊

略云其在太

子家號爲智

又其當國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未

喜其首也然其意以爲知名之士皆天所與蔽而

不揚則是違人而不問其道之行與否也因此忤

穆陵意得譴

國蓋專爲張魏公地耳後改俾別

爲贊云獨用

一事與時賢異豈非欲先報本而

後機會歟

唐震黃震撫州信州俱是一千之石皆爲九百之頭

唐嘗爲桐川倅以本廳糜費取辦於吏欲從州郡

具申省部罷本職守倅皆謂言曹廢置當出朝廷

不從之且爲於窠名量撥爲助遂止唐後知饒州

北兵之來官軍

屋盜交亂唐以北兵輒出禦之  
遂死於難葬後詩使節幸存於鄞云

林靖之其甫初筮越之民曹嘗直議令同幕東萊呂

延年後仲在焉有婦人來投牒吏無在者林欲前

受之呂自後止之曰男女授受不親林竦然而止

每稱以誨子孫云

沈次卿者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庫課以增羨而人怨咨常言比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拍戶於本府入錢給由詣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較則俸請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令不煩激厲自倍真不易之良法也陳預知者有術陳叔方作邑時扣以事陳令於心無事時入靜室坐一二日却見問節齋如其說而後

召之陳使隨意寫詩文一兩句而緘之然後疏已所推爲驗節齋所書陽春布德澤及以王度日清夷爲對陳出視之不差因語節齋曰君官職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節齋每用其說以自警也

湖州卜者牧羊子識章文莊於未遇時及仕再筮皆不許其得祿果連丁艱旣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兩地又嘗語醫者李屋父曰君當飯于省中鄉人傳以爲笑後文莊貴常招之胗



脉留與共飯於省閣因舉僊語一笑

平陽縣八丈村有何生者雖爲傭而能談五行當詔歲設肆城中有士人以女命來扣云有孕方可免災問弄璋邪弄瓦邪荅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爲何等語而去後果孿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番禹戴生以術遊臨安時陳聖觀爲常博戴許以必當言路未幾安邊所主字鄭應先語及戴術云渠謂常博必當言路且與吾鄉象郭聞爲代只候其他除卽見旣而張志立自小坡出爲右史守永嘉

而陳文龍冠象論浙西憲洪畏去職時臺長陳伯大求去甚力郭與陳堅卽皆序升代之爲小坡而聖觀與徐卿孫並命爲察實代郭云

趙節齋之父國公祖墓在括蒼青田以地本一蜀人所定約三年復來已而見者皆言其中有水當謀改厝啟之未畢而前人至見之曰水自有之無害也旣啟穴水綠色以盞勺飲極甘撓之數四一金魚躍出擊殺之又撓之復有二魚復擊於其尾縱之曰當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復掩之後乃生

景獻太子

王伋云陰陽家無它惟忌樂二字而已樂惟樂其純陽純陰忌惟忌其生旺庫墓此水法也謂如子午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卽純陽艮震山庚辛向庚辛水流陰卽純陽

孔應得云朱晦庵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可謂好奇

郭閻號方泉廣州人少頡頏場屋其父與廖瑩中之父有交好兩家之子同筆研得第後試邑平江事呂文德數以事忤之而亦以受知符代授以書與其子師夔時在從班蓋命之薦於時相也郭還里二年漫以書達之師夔旋外補繼而如京千堂間康在翹館聞之使人通意郭不爲汲汲而廖挽之不至未幾除省門充幸未省闈考官旋入言路廖有所屬往往不能曲意徇之寔不樂之又以虛名實用一疏爲陳宜中劉黻所不平達於賈相大費分解夙有上氣之疾嘔血而死

王蓋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宦游京湖時方經虜

患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數層之下復加搜索擊以鐵鎚乃去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爲虜也懼甚屏息窺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已復仆次至其人亦起應之則又聞其有言云此人未當死乃舉藉唱曰二十年後當於辰州伏法旣得免投僧舍爲行者適郡倅眉山家坤翁來游寺中喜其淳謹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植齋季溫之子使從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曰吾爲郡守豈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踰年史幼女戰後圃爲蛇所繞王因擊蛇併女斃焉史怒竟致之法距聞神言恰二十年

桐川祠山新安雲嵐皆有埋藏會或以爲異康植守廣德不以爲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發視無有焉或以所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狸沉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狸川澤曰沉然則尚矣

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畔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乃成相

好端嚴晨夕奉事聞師至嘆曰一死何限所惜此  
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  
免蓋汝前生曾殺人今來者正宥冤也明日有三  
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  
迎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詫曰  
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菴索其撒花具以夢  
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能爲性命計其人感悟遽  
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冤結竟以獲免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門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

子戒抱者使勿言旣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  
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褻章服者列立其傍愕  
然以語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  
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止安陳公振字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昌世者爲  
人端慤每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命繼  
之事且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爲  
對則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之  
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乃謁家廟覺有拜

於後者顧視則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澤入仕  
嘗倅三衢攝郡於公帑纖毫無所取穆陵聞之擢  
為郎淳祐間也

尹梅津煥無子螟蛉羅石二姓名一越人為之語曰  
梅津一生辛勤只辦得食羅一擔

明堂所用爵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實未嘗用  
用之大毒能殺人蓋文具久矣

未嘉平陽陳仲潛健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會北  
使至亦健啖求為敵者使與館伴陳聞而自銜因

獲充選食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容  
陳獨大嚼由是得湘陰庾節使還不為生計每飯

必肉數斤未幾所蓄一空其妻以告饑愁中吐出  
一蟲如小龜金色遂殂

范文正始與呂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晚以西事復召  
用之文正遺呂書以郭季為喻其濟國事視古廉  
藺寇賈真無憊矣而忠宣乃謂無之呂太史所輯  
文鑑特載此事而文正集中無之蓋忠宣所刪也  
父子之間可謂兩盡近世倪祖常刻齊齋集內有

昆命元龜說專爲史彌遠而以集遺宅之此猶出於不審也陳石齋力修與陳叔方爭軍賞於都堂省拂袖徑出以此去國終焉而其子臯謨乃以行實囑之節齋叙此一節指爲中風且有以微罪行之語臯謨以呈其從無應辰應桃之子也以爲不然節齋恐其不用也徑取而刻之以出也此豈特不審而已哉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然自當視其事之輕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槩論也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紹興張榜乾道間

何小山既貴里居有卿宰初上來見一瞎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鄰鳧之擾有狀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墜多著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樂出或言其面黥黥不欲應詔起者再力辭以免常大書其印曆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踈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輒啓榮望豈特二不可七

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  
衣敝緼袍可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用八珍之餉  
隱几餘情杖藜獨往或從田夫瓦盆之飲或聽漁  
人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  
優游歲月逍遙天壤路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  
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母亂吾  
樂遇藍輿而來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  
有謁於道者縱得錢付酒家終不若高卧北窓日  
傲羲皇之上也又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

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

爲血氣所便者其胸中必有見論語載子在川上

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爲論道體

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真彼不合安此日富借其寄

情於酒而爲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

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

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

世道之難而時事益不可爲故欲翻然歸而其發

於督郵之來特不欲爲苟去云耳世遂以爲誠然

其癡人之前難說夢也

陳宜中之先爲吏每以利物爲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金中一錢爲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負官錢在囹囪其孫往貸於葛宣義葛居外沙資累鉅萬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未頽徑出彷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付之陳旣出請葛謝葛曰汝肯以此子見與不陳曰寒賤下吏勢分遼

絕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旣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南遷數年賈相牢籠置之倫魁陳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設水陸供盡室以往獨長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往至是尋盟乃以幼女歸之陳後以文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梓似其家物審是果也因語陳陳乃召吏扣所從來則云海巡所遺亟發兵圍其寨盡殄盜冥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脗合以



次誅無漏網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言其  
妹爲言委曲始執手相哭乃并斃其二雛焉

魏鶴山之女初適安子文家既寡謀再適人鄉人以  
其兼二氏之槩爭欲得之而卒歸于朔齋以故不  
得者疾之是多嘖言晚喪偶於建寧王茂悅構自  
金臺歸雪繼而朔齋亦以口語歸王輅之近郊既  
而皆有伉儷之憾語相泣也王告別歸舟得疾竟  
至不起王劉所愛也劉歸吳中未幾亦逝二人皆  
蜀之雋人識者無不惜之時戊辰巳巳之間也

嘉熙丁酉朔齋守湖趙毋墮爲鼎倅既得湖守爲朔  
齋交代劉頗不樂會劉得史督之辟是時其父端  
友適自蜀來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劉欲卜居於湖  
擬郡教場地爲基乃別相地以遷之得廣化寺後  
空地後得宅于蘇不復來新場隨廢蔡達夫節守  
湖日創安定書院用其地爲之云朔齋在吳日有  
小妓善舞撲蝴蝶者朔齋喜而納之矣鄭潤父霖  
來守蘇蓋舊遊也因燕集扣其人知在劉處亟命  
逮之隸輩承風徑入堂與竄取以去劉大不能堪

未幾鄭俎劉復取之以歸時淳祐已酉也

按册匪名希至宋宗室

賈似道之為相也學舍織悉無不知之雷宜中長成均也直舍浴室久圯遂一新之或書其壁云碌碌盆盎中忽見古壘洗雷未之見也一日見賈語次忽云碌碌盆盎中雷恍然不知所答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室見之乃悟云

潛說友縉雲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後因誤捕賈公私秣事去語之同傳者吳元真踰年起家守吳聞北師至計無所出適時宰欲以金銀往

舒城犒軍會舒已下不得進寄吳門郡庫潛因移為撒花用偕表同往北師既退自以全城為功未幾朝知其事遂罷去文天祥實代之後從二王入閩二王入廣留守閩中更反覆隨之向背未乃復為北守所共事王積翁因眾軍交米不得王以言激之曰潛意也遂罹剖腹之酷王復作文以祭之潛與趙裕庵同邑初甚相好後浸不相得潛既南向裕庵之子鞏與其子交惡至聚眾鬪鞏以女妻峻都因拉裕庵入閩以其常帥彼也還至三衢

而殂輦後得南劍同知云

王積翁留畊叅政伯大之姪也嘗宰富陽有聲後覲北留連甚久遂自詭宣諭日本遂命爲奉使以兵送之至溫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舶王盡拘用之使行又於途中鞭之有啐語王頗聞之至骸山卽骸山以好語言試誘之且付以空頭總管文帖且作大茶飯享之任亦領畧亦作酒以報衆使醉飽任縱兵盡殺之靡有孑遺王竄匿於柁樓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猶佯笑曰在此出則扣頭乞命任顧

其徒鞭而擠之於水中席捲所有寶物皆則當以取所乘舟斷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後有水手四人逃回未嘉北朝爲之立廟賜謚焉

王厚齋應麟爲右史兩制時劉黻在言路常論之云識局於形志奪於藝惟務諛說以釣爵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徧歷華要津津立坳矣命下之日唧唧人識吾皇用人如鑑衡故爲而常一通譜嬪御之人云云

安劉字景周一字子陽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學解試

魁戊戌周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憚行使入以身  
一代往既而其人卒於官郡以實言久之乃往歸投  
賈於維陽爲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譴罰於  
是死灰復然自是寢加朝武出守括蒼未得入館  
承祕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劾去未幾郡亦不守矣  
安素與同郡孫願質係無恙時常祝其族子中以  
不合遠之命更一子殂出子乃復謀歸安患之未  
有以絕其來其人仕至信州李曹會農寺有進券  
四千緡正在秋廳安以爲奇貨囑承吏使迫之自  
投于井而死時弁滌爲卿張汝誥公以此並免上

幾弁張皆殂

俞浙字季淵上虞縣人舊多游鄞學以長上自居與  
同舍不相能至或毆擊爲衆所攻誓於禮殿而去使  
弟鄞教職員多故舊遇之來滋衆怒而闕碎其座  
俞遂棄官去素出王丞相燾之門王爲禱時相治  
其爲首者太常丞爲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  
乃得往俞善治財數吏爲所迫死後入爲言官所  
疏多至數十人不久去國嘗爲章全部端子館客

黃華父其先建寧人父居吳興日游京學本習詞賦  
兼春秋采時事所抄邸狀甚整其造請不避寒暑  
以故多聞枚舉往事歷歷如指諸掌於時日無所  
差悟甲辰攻史嵩之以預扣闈與時宰謝方叔游  
從旣以鄉舉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繼入史館爲校  
勘遷太博中遭嘖言指其他無所長但能多收朝  
報耳晚得南康未上而勘召主宗正名籍造朝未  
及關而臺評及之數月分祿華父熟於典故又好  
談命知人甲子或於廣坐舉正班次往往呼吏從  
已所見引却龜列一日遇六院序學官之上責吏  
使正之然後止爲六院者跼蹐而退以故多不樂  
者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州人也其父南游殂於廣中回  
廣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已遇爲守愛  
而異遇之忽遇倡家有訟遂俱至于庭魏見之甚  
駭而方力求自直魏爲主張而敬則衰矣後以別  
頭登第爲池陽提領茶鹽所幹官居與大家並其  
家實寡婦主人回以博遊其家且道其長呂師夔

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詩以放肆為高有云菊花  
與汝作生日螿蟬喚吾人醉鄉又與伯機為壽云  
諸公未許子為政萬事無如髯絕倫糟薑三盞酒  
相燭一甌茶又自壽詩云把酒從來不可期吾降

離騷協庸  
字作洪

今日少人知有輕薄子聯之云但看建

德安民榜即是虛翁德政碑又行杖云跳上岸頭  
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甲午元日端平甲午臣  
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  
死一人留其處鄉專以騙脅為事鄉曲無不被其

害者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  
歸老而益貪淫凡遇妓則跪之畧無羞耻之心有  
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酷愛之而二婢實不樂  
也既而方遊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恣開  
杜陵之門勝雪者竟為豪客挾去方歸惟有悵惋  
而已遂作二詩云鸚鵡籠開絲索寬一宵飛去為  
誰歡早知黥姬心腸別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  
裳辜舊主便塗脂粉事新官丈夫能舉登科甲可  
得妖雛膽不寒一牝猶嫌將兩雄趨新背舊片時

中隄忘前主能爲叛乍事他人更不忠王椀空亡  
無易馬絳桃猶在未隨風何須苦問沙吒利自是  
紅顏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無不笑者旣而  
復得一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  
以荷葉包飯食蔽核袖於衣中而歸遺之一日遇  
客於途正揖間荷包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  
不大笑而方畧不爲耻每夕與小婢好合不避左  
右一夕痛合床脚搖曳有聲遂撼落壁土適隣居  
有北客病卧壁下遂爲土所壓次日遂訴之于官

方爲追捕到官朋友聞遂爲勸和始免未幾此婢  
滿求去歸母家方拳拳不忍捨以善價取之以歸  
時年登希歲適年獻之與之同庚其子成文與乃  
翁爲慶且徵友朋之詩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  
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  
素貧休比范單方嘗有句云今  
生窮似范單於是方大怒褒牢  
而貶已遂撫六臣之語以此比今上爲朱溫必欲  
告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北客侯  
正卿正卿訪之徐扣曰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何

邪方曰此子無禮遂比今上爲朱溫卽當告殺之  
侯笑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今  
比上爲朱溫者執事也告之官則執事反得大罪  
矣方色變侯遂索其詩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  
回爲庶官時嘗賦梅花百詠以諛賈相遂得朝除  
及賈之貶方時爲安吉倅慮禍及已遂反風上十  
可斬之疏以掩其迹時賈已死矣識者薄其爲人  
有士人嘗和其韻有云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  
餘諫草存所謂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倅許會淫福

麟吝專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  
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  
所在人皆以爲必踐初言死矣徧尋訪之不獲乃  
迎降於三十里外韃帽氈裘跨馬而還有自得之  
色郡人無不唾之遂得總管之命徧括富室金銀  
數十萬兩皆入私橐有老吏見其無耻不才極惡  
之及來杭復見其跪起於北妓之前口稱小人食  
猥妓殘盃餘炙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  
笑大畧云回在嚴日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



資無益之用及其後則鬻於人各有定價有市井  
小人求詩序者酬以五金必欲得鈔入懷然後漫  
爲數語市井之人見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  
索鈔幾至揮拳此貪也寓杭之三橋旅舍與婢宣  
淫撼落壁土爲鄰人訟於官淫也一人譽之則自  
是天下爲無人大言無當以前輩自居驕也一人  
毀之則呼號憤怒畧無涵養福也在嚴日事皆獨  
斷以招賂不謀之同寅專也有鄉人以死亡告急  
者數日畧不顧之吝也凡與人言寧多妄誕詐也

一 回有乞斬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來則外爲  
迎拒之說而遠出投拜是徼倖也昔受前朝高官美  
職今乃動輒非罵以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年已七旬不歸田野乃棄其妻子留連杭邸  
買少艾之妾歌酒自娛至於拜張朱二宣慰以求  
保鮮日出市中買菓殺以悅其婢每猥妓必跪以  
進酒畧不知人間羞耻事此非老謬者乎使似道  
有知將大笑於地下矣其說甚詳姑書大畧如此  
衡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朝

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開  
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  
乃張子亮也張爲湘南運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  
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香以借陰兵神許啓門  
三寸梟使遂全門大啓之兵出旣多全以捷告而  
廟旁數里民居皆懼風災壞屋近千家最後有聲  
若雷震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按行民  
有愬者乃厚給之

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  
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詠汴  
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  
大金之亡亦聚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

白敬甫

劉會孟嘗作月詩六言云霓裳聲裏一擷如今是第  
幾輪赤壁黃樓都在古今多少愁人爲人所訐幾  
殆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  
至明年收燈後以肥膏地至二月卽以枯花撒之  
蓋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茁至社日乃分種

同回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  
數三百六十日則為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日  
為歲首大慶賀可與此說非也回回之歷歲月但  
以見新月為一月之首每歲則以祀齋滿日為慶  
賀謂之開齋節如把正月則一並三年皆把正月  
次年則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  
則一周也皆倒退凡把齋日但見新月則把起次  
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古之禮乃夷俗也何足  
尚哉

治亂之亂當作亂

从从

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煩敲之

敲當作敲

从从

音同前煩也

見說文乙部支部

王醫師有二王繼先高宗朝國醫後以德壽宮進藥  
罔効安置福州王涇亦繼先同時相先後應奉後  
以德壽疾進涼藥大漸枝春懸海上後得歸所謂  
御診王承宣者是也

肩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為髯闍以其多髯而善  
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其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  
為髯闍謂其形則髯其所為則闍也

茶褐黑綠諸品間色本皆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

都者

攻魏天  
人行狀

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  
浩繁非他處之比此說甚新又術者云近世乃下  
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  
之事

德祐國將亡之際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行

出廳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

全子用

李世修蜀人慥堂熊伸之子為江陰僉判北軍之來

因斬使而得知軍事後乃自修降表以降豈世修  
降表之裔乎

近時社公多為回回所買或言其胸中有珠過二十  
以後則在膝必鑿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此妄傳  
也縱有之回客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近者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馱楊總攝所云照得  
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為  
道觀今欲乞復元寺地楊髡遂從其請真可發笑  
也

臨平明因寺尼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  
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  
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國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王帶則取之霍山王圭則取  
之文宣王向後復送還之不知起於何時

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弑昭宗處尋丈間生  
草皆赤色謂其冤血所染而然也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  
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

牕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卽先兆  
也

尚書竄四凶或問云鯀有汨陳五刑之罪共工觸不  
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兜以  
何罪而同罰或解曰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  
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然則  
驩兜有所薦非才之罪故與之同罰耳

師道云葉  
亦愚常用  
不知出  
何書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爲之因命題賦筆

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兔出中山骨欲仙  
何人扶穎纏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塚豪客曾同掃  
似椽窻下玉蝓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  
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爲其速亦不  
可及也 辛卯春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令士人坐講而立  
聽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羣試劉會孟命題出周  
南賦韻脚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聞韶賦不圖爲  
樂至於斯也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來

何暮公去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

北方毒螫有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蝎極小其毒甚醜  
嘗有客人數輩夏月小憩磐石忽覺髀間奇痛徹  
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石面光瑩初無他物僅  
行數步則通身腫潰而殂其同行異之意石之下  
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蝎極小而色黑一人以竹  
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而  
死近得杜真人持呪驅此害稍息

倪文節爲吾鄉一代名流常與秀邸爲鄰頗有侵越

地界之爭常爲之語云住塲好不如肚腸好墳地  
好不如心地好蓋有爲而發也或議其有窖藏之  
僻然余未敢以爲信旣而子孫有分析窖藏不平  
之訟頗爲前人之辱余始疑而終未敢以爲信也  
後納一婢乃自其孫所來備言其事云一日驟雨  
堂屋舍漏水壅不洩遂呼圻者整之得大篋於簷  
溜中舉下視之皆黃白也或窖于墻壁間凡數處  
以此興訟數年不已盡爲刻木輩所有正不救子  
孫之貧也悲夫

伯機云長安中有畊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卧壘  
口與足出壘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勻細著石光  
潤如玉呼爲壘甌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養  
花成實或云三代秦以前物若漢物則苟簡不足  
觀也又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卽郭藥師起兵處在  
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人號曰燕子城有人耕  
於城中得小銅印數十枚一好事者購得趙雲之  
印一紐不盈寸篆十字極精好伯機得一印於焦  
達卿處古文二字莫有識者其最可怪者或一鍾

土凡得數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温州樂清縣僧祖傑自號斗崖楊髡之黨也無義之財既豐遂結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爲退居號春雨菴華麗之甚有寓民俞生克里正不堪科役投之爲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爲僧於鴈蕩本州總管者與之至密遂託其訪美妾旣得之傑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幾有孕衆口籍籍遂令如思之長子在家者娶之焉然亦時往尋盟俞生者不堪鄰人嘲誚遂挈其妻往玉環地名以避

之傑聞知大怒遂俾人伐其墳木以尋釁俞訟于官反受杖遂訴之廉司傑又遣人以弓刀寘其家而首其藏軍器俞又受杖遂訴之行省傑復行賂押下本縣遂得其心焉復受杖意將往北求直傑知之遣悍僕數十搶其一家以來二子爲僧者亦不免用舟載之僻處盡溺之至剗婦人之孕以觀男女於是其家無遺焉鴈蕩主首真藏叟者不平越境擒二僧殺之遂發其事于官州縣皆受其賂莫敢誰何有印僧錄者素與傑有隙詳知其事遂



挺身出告官司則以不干已却之既而遺印鈔二十錠令寢其事而印遂以賂首於是官始疑焉忽平江錄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據俞如思一家七人經本司陳告事官司益疑以爲其人未嘗死也然平江與永嘉無相干而錄事司無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會問於平江則元無此牒此傑所爲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檢司追捕一行人巡檢乃色目人也夜夢數十人皆帶血訴泣及曉而移文已至爲之悚然卽欲出門而傑之黨已至把盞而賂之甫開樽而瓶忽中裂有聲如裂帛巡檢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無一人鄰里恐累而皆逃去矣獨有一犬在焉諸卒擬烹之而犬無驚懼之狀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數束試探之則三子在焉皆惡黨也擒問不待櫛楚皆一招卽伏辜始設計招傑近兩月餘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對蓋其中有僧普通及陳轎番者未出官普已齋重貨入燕求援以未能成獄凡數月印僧日夕號訴不已方自縣中取上州獄是日傑囚上州

之際陳轎番出覘於是成擒問之卽承及引出對  
則尚悍拒及呼陳證之傑面色如土陳曰此事我  
已供了柰何推托於是始伏自書供招極其詳悉  
若有附而書者其事雖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  
賂者尚玩視不忍行旁觀不平惟恐其漏網也乃  
撰爲戲文以廣其事後衆言難掩遂斃之于獄越  
五日而赦至

夏若水時爲路官其弟若水備言其事

乙酉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衣寺僧福 聞號西山  
者成於剡僧演福寺允澤號雲夢者初天衣乃魏

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繼又發魏王  
之塚多得金玉以此遽起發陵之想允澤一力贊  
成之遂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  
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詳見前集將帶河西僧  
及兇黨如沈照磨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宋陵  
使中官羅銑者猶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允  
澤率囚徒痛筆脅之以乃令人擁而逐之銑力敵  
不能猶拒地大哭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  
陵劫取寶玉極多獨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啓棺之

初有白氣竟天蓋寶氣也

此帝王之陵乃天人理也豈無神靈守之

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則承以竹絲細篔一小斲攫取擲地有聲視之乃金絲所成也或謂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巨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銑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皆為之感泣是夕聞四山皆有哭聲凡旬日不絕至十一月復發掘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常吳謝四后陵徽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

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有錫

器數件端研一隻

為澤所得

孝宗陵亦蛇化無餘止有

頂骨小片內有玉瓶爐一副及古銅鬲一隻

亦為澤所

取常聞有道之士能蛇骨而仙未聞併骨而蛇化

者蓋天人也若光寧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

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惜未知其名

當與唐張承業同傳否

後之作宋史者當覽此以入忠臣之傳

金錢

以萬計皆為尸氣所蝕如銅鐵以故諸僧棄而不

取徃徃爲村民所得間有得猶睛金剛石異寶者  
獨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  
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爲帝后之遺  
物虔置聖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漸豐其後凡得  
金錢之家非病卽死翁恐甚遂送之龍洞中聞此  
翁今爲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時允澤在旁以足蹴  
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  
足疾凡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死天衣  
聞僧者旣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之勢豪  
奪鄉人之產後爲鄉夫二十餘輩俱俛道間屠而  
齏之當時刑法不明以罪不加衆而決之各受杖  
而已

乙未歲余還雲省墓杼山聞寶積僧云去歲菁山普  
明寺僧茂都事者病傷寒死二日復甦言初至官  
府冠裳數人據坐大殿有一僧立廡下竊窺之則  
徑山高雲峯也欲扣其所以搔手云我爲人所累  
至此忽枷至一僧則其徒也卽以鐵床熾灸之叫  
號臭穢不可聞主者呼雲峯問其事如何荅云彼

受此苦痛若某有預必言矣主者曰當時是誰裨

字則無以對繼又枷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則資福

寺主守觀象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武士直造

殿上問某事何為久不行遣或云問景主者皆悚

然而起立命吏索之案案卷盈庭點檢名字一吏

就傍書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於後甫畢此紙

即化為火飛去即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陳於庭

下各標姓名於上頃刻追至二僧乃靈隱齡悅二

都事即就枷之繼而又有一人自外巡廡而入各

點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推出至門一跌

而寤然所見四十二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

凡數十人固已異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澤

號雲夢者以雙足墮指潰爛病亟日夕號呼瞑目

即有所睹其親族兄長在左右視其疾一日忽令

其兄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謝過

發陵亦一事也泣謂其兄曰適至陰府見平日作

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枷獨有二枷尚空已各

書名於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時瑞故

無恙扣其一柳爲何人則潛然墮淚曰吾恐不可  
免也是夕澤俎越一日瑞都事亦殂其冥中所見  
大率與甲午歲茂僧入冥所覩皆脗合蓋可爲怪  
天理果報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書之以警  
世云 金一之父于

風之吹萬物不同天籟也禽鳥嘲啞亦天地自然之  
聲作樂者當於此取則焉所謂聽風聽水作霓裳  
近之矣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蓋以我之自然之音感彼自然之應所謂同聲

相應者也 乙未冬掃山枕  
上忽得此說

癸辛雜識別集上 終

癸辛雜識

別集上

四

癸辛雜識別集下

陳召天台之仙居人初名紹宋淳祐丙申嘗魁漕闈  
後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聖  
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遂易今名登第及問其  
語所本則不能知可謂異聞也

高疎寮一代名人或有議其家庭有未能盡美者其  
父嘗作蘭亭博義叙疎寮後易爲蘭亭攷且輒改  
翁之文陳直齋嘗指其過焉近得炳如親書與其  
妾銀花一紙爲之駭然漫書於此云慶元庚申正

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成得何氏女爲奉侍湯藥  
又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餘曲又善雙韻彈得  
五六十套以初九日來余家時元宵將近點燈會  
客又連日大雪余因記劉夢得詩銀花垂院榜翠  
羽撼條鈴王禹王和賈直儒內翰詩銀花無柰冷  
瑤草又還芳蘇味道元宵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  
鎖開避家諱羣仙錄姚君上昇之日天雨銀花繽  
紛滿地宋之問雪中應制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  
先舒六出花遂名之曰銀花余喪偶二十七年兒

女自幼至長大恐踈遠他照顧不到更不再娶亦  
不蓄妾婢至此始有銀花至今只一人耳余既老  
不喜聲色家務盡付之于身旁一文不蓄雖三五  
文亦就宅庫支全不飲酒待客致饋之類一切不  
管銀花專心供應湯藥收拾緘護檢視早晚點心二  
膳亦多自烹飪妙於調膳縫補漿洗烘焙替換衣  
服時其寒暖之節夜亦加之余衰老多小小痰嗽  
或不得睡卽徑起在地扇風爐趣湯瓶煎點湯藥  
以進亦頗識字助余著書檢閱能對書札時余六



十七歲矣同往新安供事二年登城亭覽溪山日  
日陪侍余甚適也既同歸越入新宅次家親族以  
元宵壽余七十時銀花年限以滿其母在前告其  
云我且一意奉事內翰亦不願加身錢約逐月  
與米一斛亦不願時時來請余甚嘉其廉謹且方  
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擔負大公徒  
此世間最重艱事其淑靜之美雖士大夫家賢女  
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服事我又三年矣  
備極勤勞我以面前洗漱等銀器約百來兩欲悉  
與你對以不願得也時其母來余遂約以每年與  
錢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清也積至今  
年凡八百千余身旁無分文用取於宅庫常有推  
託牽掣不應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庵莊糶租穀  
六百石是歲積兩年租米未糶見管五六十石庵  
僧梵頭執云知府與恭人商量欲以此穀變錢添  
置解庫一所繼而知府來面說且要穀子錢作庫  
本若要錢用但來支用不知要錢幾何余云用得  
千緡答云無不可者而庫常言缺支用拒而不從

又二年遂令莊中糶穀五百石得官會一千八十貫除還八年逐年身錢之外餘一百八十貫還居卧錢係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係丙寅春所許令填上項錢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年余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計盡是筆耕有之知府未嘗置及此也况十一年間看承謹細不曾有病伏枕姑以千緡爲奩具之資亦未爲過仰目卽未辦候日後議親交給銀花素有盼盼燕子樓之志而勢不容留余勉其親亦遲遲至今今因其歸先書此爲照銀花自到宅卽不曾與宅庫有分文交涉及妄有支用遇寒暑本房買些少衣着及染物並余判單子付庫正行支破銀花卽無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嫉之輩輒妄有興詞仰將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鑒其事情察余衷素且憐余叨叨於垂盡之時豈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丙申押達識如樂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愛之難割也如此浮圖三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炳如之歲室中散花之人空也幸無此一項壘碍耳

金人天會中皇子卽君破真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  
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  
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  
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詣文主  
劉侍中云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邪卽揖而  
出劉爲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先  
堅不從是時所攻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  
榜狀元許必仕至卽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  
與石碣遇碎首而死餘無一顯者茂先後年七十  
餘謚爲玄真先生劉侍中名胥產遼咸雍甲狀元  
怨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北人元遺山續夷  
堅志所載其好惡之公乃如此叛臣賊子亦可知  
所懼矣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  
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  
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謀  
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促之牛未至二里卽有  
鷲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

水牯卽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劔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劔化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來蔽暎天日有崔四者行田一而仆其子尋訪但見蝗聚如堆阜撥視之見其父卧地上爲蝗所埋須髮皆被嚙盡衣服碎爲篩網一時頃方甦晉天福中蝗食猪平原一小兒爲蝗所食吮血惟餘空皮暴骨耳

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電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鷄翎掠竈灰鷄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病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燃木炭取不

煙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于羊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買鞋數少年以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月風雹大作有如束箱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又云火禁中雖冷食無致病者

金貞祐初洛陽大旱登封西告成村有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輩入昏凭高望之果見火光入農家以大楸擊之火燄散亂有聲如施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未聞有聲也

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

云云此村巫風俗

如此殊為可笑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已上六事並見續夷

堅志

密州趙德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卧華山如立周歲十二月平分四時余欲以二三月為春四五六

七爲夏以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并來年正月  
爲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  
退秋涼九月與八月同冬寒正月與十二月同故  
也此說但據寒溫而言非謂氣候也亦是有理余  
則欲以二三四月爲春五六月爲夏八九月  
爲秋十一十二來年正月爲冬如此始得寒溫之  
正耳

子曰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凶惡不  
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老死殆盡後生可教而漸

成美俗也

已上北人楊弘道事言補

客語云紫紗衫畫扇

畫花竹者不禁

不得入內

今年

宰相皆是紫羅衫褶不許携扇以入客次自有畫  
扇特不許携出耳

祖宗朝知貢舉者禮部長貳乃云知舉餘官雖在禮  
部貳之上皆稱權知舉蓋知舉乃禮部職也今不  
復然

虜中謂一聚馬爲厰或三百疋五百疋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

九岡上而作太清宮於九五岡上百官府皆九四  
岡上

凡人損目者命多是卯酉克蓋卯酉者日月之門戶  
所爲光明也卯爲子所刑擊酉乃自刑必有此疾  
富鄭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  
不知出何經

德壽宮有橋乃中秋賞月之所橋用吳璘所進階石  
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校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  
几御榻至於瓶爐酒器皆用水精爲之水南岸皆

宮女童奏清樂水北岸皆教坊樂工吹笛者至二  
百人 康伯可云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相類石皆  
嵌空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往與所  
幸美人自一門出官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水辟  
歷則仙樂競奏雲霄間石竅間腦麝烟起如霧大  
門省玉虛館階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  
金也炫燿奪目每上元上必先於此館三官殿燒  
香禁中錦莊前有射梁太祖始受禪卽暫坐於此

有茅茨不剪之風虜中一夕失火盡焚惟錦莊如故  
又武庫前有葦林初受禪時用葦爲火把棄擲成  
林後大內焚葦雖燒盡復繁茂焉

凡宦官初闖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  
服藥日時全不用始生 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  
乃腐

周平原云學問須觀其効如祖宗時尚詩賦後來以  
不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祖宗時  
得人又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輕蔽王氏然元符

以後何如熙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  
及其祖元公之屬惜不遇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  
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自古聖如  
孔子必以言與行相配言之故雖孔門高弟尚有  
聽言觀行之說今諸公却言自有真知具此知者  
所行自然無失恐無此理今之學者但是議論中  
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只如人學安定先生  
有何差錯若學伊川喻子才仲彌性之徒豈不誤  
事張南軒亦爲人誤耳



周必大子充莫濟子齊坐繳張說樞密之命皆投閑  
張說乃露章薦之兩人皆得郡國周得建寧莫得  
溫莫意欲往周遷延不赴喻子才有書言激實生  
患故東漢有士大夫之禍蓋必以溫爲定建爲非  
汪聖錫報云東漢之患生於激西漢之患生於養  
方今只患在養不患在激也

已上並客語不知何人作也

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伴作行人往來飲酒甚狎伴問  
道人將何爲回曰吾欲得十七八健壯男子尸一  
夕忽有劉太尉鞭死小童伴與致之道人作湯浴

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跌坐於一榻上道人亦結  
跌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以生矣又金大定  
中宛平縣張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復活云是良卿  
王建男喜兒蓋是假尸還竟者部擬付王建爲子  
世宗曰若然則吾恐姦詐小人競生詐僞有亂人  
倫既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

前一段王山有二云後一段世宗實錄云

有兩世王者真定人前身爲吃李八方八九歲時一  
媪至門呼爲已媳婦媪六十餘矣怪怒問兒言我

不識汝我李八也斥呼媪小名無差同至所居指  
磨盤下得銀釧與之至十四五後始不復記前事  
其人常在燕京又真定有匙王曾病入冥有逮者  
呼之曰王陵起曰非也逮曰汝前生實王陵也匙  
不省遂以器盛王撼之令省前身匙被撼方省曰  
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閉其中身與  
城等王訝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證坑  
趙卒事匙曰吾初建言分趙屯耳坑出公意起無  
言以頭觸城哭曰此證又須千年匙乃甦言其事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  
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誅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  
甕

侯峯和尚狗蚤頌云摸不着時尋不見十二時中遶  
身轉若還離得這衆生除是不挂一條線亦有肯  
意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  
黃土皐夔稷契伊周一人一箇髑髏大都四五千  
年著甚來由發顛假碁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

不過吃得升半米日夜宮宦女子守定終久斷送  
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宣  
葬勅葬精魂已成魍魎姓名標在清史却干俺咱  
甚事世事總無緊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語亦可發  
一笑也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文皆無肯任其責者閩人劉  
哀然毅然自認遂自豐儲倉所檢察除太常丞翰  
林權宜使之秉筆焉其表云正月日宋國主臣  
謹百拜奉表于大元尊兄皇帝陛下臣昨嘗專

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雪震捧表馳詣闕庭敬伸卑  
悃伏計已徹聖聽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難頃似  
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陷危  
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避以求  
苟全實以百萬生靈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  
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臣不敢愛謹奉太皇  
命戒痛自貶損削去帝號併以兩浙福建江東西  
湖南北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謹謹悉奉上于  
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明垂慈念祖

毋太皇耄及卧床數載臣煢煢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三百餘年宗社遽至墜絕由賜裁處特與存全實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賜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既而丞相吳堅奏云北朝丞相說兩浙福建四川二廣湖南北兩淮是在州軍今已歸附合行下各郡等處取收附狀庶免大軍前去荼毒生靈取聖旨批荅云藝祖宗創業高宗中興亦艱難矣今權臣誤國至於此極尚忍言之哉以小事大勢亦宜然朝

廷所以歸附為宗社計為百萬生靈計所有州郡官各體此取依准伏及須知冊申仍令學士院降詔詔書勅某處守臣等朕自基丕緒遭時多艱權臣似道誤國昔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留宗社不害生靈謹奉太皇命戒舉國內屬今根本已撥其餘州郡縱欲拒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即歸附庶生靈免罹荼毒宗社不至泯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時丙子二月也哀然既隨入北死于燕京繼此行省奉表稱賀求

能爲表文者有士人陸威中亦閩人欣然承命其  
間一聯云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  
統宋亦稱臣自負得意時行省在舊秘書省威中  
候報於省前茶肆中假寐案間旣而呼之則死矣  
可畏哉

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  
或有可觀如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  
馬牛其風何常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  
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爲何人筆也

壽司

北里志張住住與龐佛奴有私乃髡鷄冠取冊物託  
鄰媪以聘陳小鳳然則今世間巷有爲僞者其來  
久矣

廖葯州湖邊之宅有世祿堂在勤堂懼齋習說齋光  
祿觀相庄花香竹色紅紫庄芳菲徑心太平愛君  
子門符題云喜有寬閑爲小隱麤將止足銀明時  
且將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桃花流水之  
曲綠陰芳草之間二小亭

存齋桂亭曰天香第一 趙春谷梅亭曰東風第一  
賈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淳祐初年喬行簡拜辨章李宗勉爲左相史嵩之以  
督視荆襄就拜右揆既而二公皆去位嵩之獨運  
化權癸卯長至雷三學生上書攻之明年徐霖伏  
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之父弭忠殂于家不  
卽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復起右丞相於  
是三學復上書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溫右文  
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於是范鍾拜左柱範拜右

蓋逐嵩之之黨金淵濮斗南劉晉之鄭起潛等當

時又爲詩誚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將殂多少儉人

盡獻諛元晉甘心特溺器鄭良臣無耻扇風爐施

起潛秉燭封行李鄭一薦隨司出帝都天下好

人皆史黨不知趙鼎有誰扶嵩之之從弟宅之衛

王之長子也與之素不咸遂入劄聲其惡且云先

臣彌遠晚年有愛妾顧氏爲嵩之強取以去乞令

慶元府押顧氏還本宅以禮遣嫁仍乞置嵩之於

晉朱挺之典及丙午之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

閔曰除職與官觀於是臺臣章琰李昂英及學校  
皆有書疏交攻之御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  
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  
繳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職名又非階位  
不知合於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  
陰爲嵩之之地章李二臺臣因再攻嵩之併克莊  
劾去之克莊自辨云鵬月二十二日夜丞相傳旨  
草制次日具藁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爲何罪也罷  
制中有云我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  
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  
食諸霜露旣濡一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  
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此足之言  
然竟別命詞焉未幾章琰李昂英與在外差遣趙  
汝騰首上封事學校又上書乞留二臣並不報且  
內批云如學校紛紛不已元降免解旨揮更不施  
行於是京庠再上書云太博李伯玉亦上疏力爭  
李韶亦言上意終不回於是陳韓與篋皆不能自  
安屢丐祠李韶作批荅云朕臨御以來未嘗罪一

言者今爲卿去一臺諫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紛紛非出朕意於是詔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有京學賓賢齋朱振者獨上一書以薦嵩之於是臺臣周垣葉大有陳求魯陳垓備論其無忌憚而罪之

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撫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爲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

欲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冤侍御鄭寀率臺諫其爲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厨子置獄令鄭寀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徐霖上書力詆寀不能明此獄之寃不報竟去寀奏疏乞留霖亦不報先是侍御史劉漢弼盡掃嵩之之黨至此亦以暴疾亡者或亦謂嵩之有力然皆無實跡也朝廷遂各賜田五頃褚幣五千貫以旌其直黃濤之試館職也對策常歷數史嵩之之惡至是除宗正少卿於對疏乃



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毒也於是僉議攻之  
而元杰之子直諒投匭扣關亦力辨此說濤遂被  
劾云

徐霖字景說號徑畋三衢人爲南省第一人首伏闕  
詆史嵩之不報嵩之謂人曰朝廷大比所費不知  
其幾合天下士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爲世  
道嘆於是虛名頓增未幾有徐元杰之獄上書攻  
鄭案不明此寃徑去國家上疏留之於是傳旨俾  
宰執留之又令左司尹煥留又令姚希得傳旨

勉諭毅然不從而去往往沾激太過人亦薄之其  
居衢也於所居畫諸葛武侯像終日與之對坐論  
天下事諸闈畏其吻競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有  
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見尊賢崇道之意趙汝騰時  
爲從官上疏力薦至此之爲范文正公屢有召命  
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則翻然而來舉止顛怪妄自  
尊大凡士子之來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  
發一語瞑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瞑目  
亦效之候其躍然而起亦起從之霖曰汝已得道

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相服破綻  
見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  
從重撻隨行一童廳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併  
廳吏解天府謂某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言以  
爲笑甚至乘醉而入經筵自稱爲宗師及兼宰士  
則妄有更改未幾輪對竟論乞劾罷臺諫於是御  
筆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論臺諫京尹要朕必行事  
關紀綱前所未有昨以去余悔爲是今乃疏蔡杭  
爲奸言及朝士親填姓名懷情不一首鼠兩端可

與在外差遣尚遲回不去趙汝騰往視趨其出關  
蓋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至目汝騰爲太宗師  
已爲小宗師遞相汲引霖旣去汝騰亦不自安遂  
亦補外未幾察官蕭泰來數其十二狂不可治郡  
於是聲名掃地矣

史宅之字子仁號雲麓彌遠之子也穆陵念其擁立  
之功思以政地處之然思未立奇功無以厭人望  
會殿步司獄蘆蕩以爲可以開爲良田禪國餉時  
宅之爲都司遂創括田之議一應天下沙田圍田

列傳雜錄 另集一  
二十  
圩沒官田等併行撥隸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  
往江浙諸郡打量圍築時淳祐丁未鄭清之當國  
時也遂以宅之爲提領官右司趙與膺爲叅詳官  
計院汪之埜爲檢閱趙與膺謝獻子並爲主管文  
字諸郡又各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滿道死於非  
命者甚衆分司安吉州權轄毛遇順毅然不就分  
司嘉禾奏院王疇刻剝太過刑罰慘酷詞訴紛然  
隨卽汰去行之期年有擾無補朝廷亦知其不可  
行乃以趙與膺爲浙西憲司嘉禾提領江浙田事

陳綺爲淮西餉置司會陵提領江淮田事宅之遂  
除副樞於是劉垣趙汝騰黃自然皆力陳其不可  
皆以罪去後一年宅之終於位趙與膺死於嘉禾  
王疇盛如杞次第皆殂其後應于官田遂併歸安  
邊所令都司提領焉

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  
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  
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况所汲引如周垣  
陳垓蔡榮輩皆小人黃自然嘗入疏論之旣而豐

儲倉門趙崇雋上書歷陳其昏繆貪汙之過亦解  
綬而去未幾察官潘凱遂劾之吳燧亦劾其黨朝  
廷遂奪二察言職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蓋潘吳  
二豸皆董所薦也潘疏有云馬天驥竭浙東鹽本  
百萬而得遷天驥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覈實  
程元鳳以爲不可以外官鈐制臺諫其議遂寢時  
牟子才家居亦疏攻鄭而留二察不報辛亥冬所  
雪得雷雷電大作而清之薨於位恩數極厚明年  
傅端林彬之按太原公受賄賂竊取相權凡所以  
誤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罷其閣職勒守故相之  
墓上從之初清之之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一劄  
未離丹禁地三旬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  
晚節胡爲不日安及其薨也又有詩云光範門前  
雪尺圍火雲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  
端平初相時里巷誰爲司馬哭番夷肯爲孔明悲  
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負巾歸去遲

史衛王挾擁立之功專持國柄然愛惜名器不妄與  
人亦其所長嗣秀王師彌旣爲嗣王遂賜王帶其

弟師貢亦已建節開府矣亦覬望橫玉圍腰之寵  
屢有營求皆不許其後媚竈於史親幸之姬必欲  
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帶於內擇其最佳者  
與之姬喜亟報之殊不知非出君賜又無閣門許  
令服繫關子安可自擅服繫其吝惜名器皆此類  
亦可尚也

淳祐庚戌之春創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改九里松  
舊路輪奐極其靡麗至壬子之夏始畢工穆陵宸  
翰賜名顯慈集慶教寺命講師思誠爲開山教主

旣而給賜貴妃閻氏爲功德院且賜山園田畝爲  
數頗多建造之初內司分遣吏卒市木於郡縣傍  
緣爲奸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鷄犬爲之不寧雖勲  
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  
長林卧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厦千斤斧  
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加隆雖御前五山亦  
所不逮一日忽於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聯云淨慈  
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兩片皮於是行下天府緝  
捕歲餘終不得其人

余晦字養明四明人小有才趙與憲之罷京晦實繼  
之此壬子四月也後一月上庠士人與市人有競  
以不能奉學舍之意既而齋生有斃於齋中者遂  
命總轄輩入齋看驗遂肆諸生之怒時祭酒蔡杭  
入奏三學捲堂伏闕上書直攻晦爲僕及晦轎出  
將白堂則諸生攔截於路欲行打辱於是晦卽絕  
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罷職而杭亦除宗少 而去  
京庠復上書留蔡而太博黃邦彥武博戴 艮齋復  
劾晦而留杭皆不報未幾晦知鄂州杭以二鄉召  
或有以詩戲之蔡云九曲灣頭是釣灘先生何事  
放漁竿 長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風陣陣寒好把  
丹心裨聖主休將素節換高官想於獻納論思際  
應說令來蜀道難後杭徑除僉樞或有譏之云不  
因同舍之捲堂馬先生之過府  
淳祐辛丑余玠毅夫卒於渝州權司程逢辰不能任  
其事朝廷加意擇帥久之乃以余晦除司農少卿  
爲四川宣諭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權刑部侍郎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又兼四川總領十二月

方入夔峽交印明年正月始開藩于重慶既而又  
兼夔路轉運屯田然晦才望皆薄局面又生蜀土  
軍民皆不安之未幾築紫金城激叛苦行隘南永  
忠以隆慶降王惟忠失閬州其潤以沔州叛敗政  
日甚未幾虜兵又入議者紛然正宗簿趙崇嶠首  
上封事言之副端吳燧蜀人趙至皆有疏六月御  
筆李魯伯以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召回程  
逢辰既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澤之除軍器監暫充  
四川制置權司護印黃應鳳太常丞成都運判時  
助權司候蒲澤之自大獲山回日仍舊公議以爲  
不可使荆湖渝制西蜀於是胡大昌牟子才潘凱  
鄭發程元鳳各有論列參政董槐則請行以任蜀  
事蔡稅亦請以沿邊任使人雖壯其志而晒其無  
能爲也三學各有伏闕書攻丞相謝方叔未幾李  
魯伯除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進司夔路  
又賜魯伯進士出身牟子才吳燧胡大昌陳大方  
丁大全皆有疏王惟忠罪狀乞正典刑而廟堂亦  
欲以此掩誤用余晦之失遂攝惟忠赴大理獄伏

鎮東市併籍余玠家資三千萬以犒師治其子如  
孫之罪皆陳大方輩作成之也八月除蒲澤之四  
川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以呂文德權知江陵總  
統邊事於是蜀事略定矣

王惟忠四明人其爲閬帥也與余晦爲同里薄其爲  
人每見之言語間晦深銜之及敗績棄城而遁晦  
遂甘心焉既申乞鑄降又令其黨陳大方丁大全  
力攻之必欲寘之死地廟堂亦欲掩誤用帥之差  
遂興大獄日輪臺官入寺鞠之評事鄭疇理丞魯

棊則欲引赦貸命旋即劾去甲寅十月二十五日  
本寺出正山榜云勅到王惟忠項昇補官任知閬  
州利西安撫日喪師庇叛遣援遲緩等罪准省劄  
奉聖旨王惟忠處斬仍傳首西蜀或者以其罪不  
至死寃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視恐甚遂設醮  
以謝過青詞有云閬帥暴尸於都市幽魂啣怨於  
冥途蒞職栢臺盡出同寮之議並居梓里初無纖  
隙之疑未幾暴卒既而余晦患瘰癧繞項墜首而  
死可畏哉



李伯玉字純父乙未殿試第三人議論瑞慤出處不苟當史嵩之柄國時爲大學博士上疏援章李二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爲陳劾去壬子以小著召兼右司以蕭泰來附謝丞相傷殘善類繼彈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張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臺臣之條歷數泰來之過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筆云國家置御史所以糾正官邪置宰屬所以裨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過一大有司耳未聞以庶寮而糾劾御史者近有

以都司而按大有

言徐霖也

今伯玉以都司而按泰來

陰懷朋比之私蔑視紀綱之地是以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也今伯玉且復援張商英事以文其過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英當可翁甫以博士而按劉之傑以其職事之關係也若都司可以按臺諫則臺諫反將聽命於都司矣朝綱不幾紊亂乎李伯玉可降兩官放罷旣而臺臣程元鳳劉元龍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僭劾御史以快已私擅改憲章以文已過肆爲欺誕浸紊紀綱旣得罪於

祖宗已難逃於黜罰云云明年蕭泰來除左史牟  
子才亦作右史潘凱除都丞並有疏辭免以為耻  
與噲伍泰來遂除職與郡郎孫夢觀又繳新命察  
官丁大全則奏罷其祠祿而同援伯玉不肯與之  
書降官錄黃其後牟子才撰詞命云國家設御史  
以糾官邪非使之為營私謀利計也蕭泰來昨居  
彈劾之任而黷貨背義醜正黨邪靡所不至爾以  
都曹能白其姦雖有體統關係之法然英詞勁氣  
靡拂救正畧不少挫此可以觀汝之所存矣姑屈

兩階以振臺綱而汝之心則朕所鑑也尚少安之  
以俟叙復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對直指趙汝騰  
為君子之宗蕭泰來為小人之宗諸公多為之言  
叙復者八月伯玉與官觀又明年叙復元官景定  
間除禮部尚書侍讀即入政地矣甫入脩門一疾  
而卒伯玉初號畏齋又號斜峰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獲偽號人乃是王津園火工包四  
勤供係貨到有請入潘寶勅號繼於潘寶家搜出  
勅入宮門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亦杖

死凡黥決四十八人於是盡易勅號內宮門號八角樣禁衛銀錠樣殿門號四如意樣每歲一易各立樣式承襲爲例

馬光祖字華父號裕齋吏事強敏風力甚著前後麾節皆有可觀乙卯尹京內引一劄云自後宣諭旨揮容臣覆奏戚里請託容臣繳進下車之後披剔弊蠹風采一新時號名尹未幾有倉部郎中師應極之子夜飲于市碎其酒家壺謂朝尹車過門泣訴其事光祖卽償所直追逮一行作閹僕從仍牒問

師倉郎蓋光祖時領版曹以倉部爲所屬故牒問殊不思京師無牒問朝士之理師乃時相之私人乃執縛持牒之卒恣肆凌辱又率諸曹郎官白堂乞正體統朝廷遂劄漕司追出被打酒家友加黥配應極之子帖然無它於是光祖威風頓挫有事退縮初顏帥尹京之時遇三學應有訟牒必申國子監俟報方與施行學舍已不能堪及光祖尹京又創爲一議應學舍詞訟湏先經本監用印保明方訴經有司學舍尤怒之作爲小詩曰幾年貪師

毒宸京虎視國家三學生休道新除京尹好敢將  
書鋪待司成未幾察官朱應元劾李昂英太學作  
書譏之有云何不移其劾昂英者劾光祖等語光  
祖愈不安既而辟客參議薛垣以踪跡詭秘罷於  
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留都焉尹京號爲難治者  
蓋以廣大之區奸宄百弊上則有應奉之勞次則  
有貴戚干政宅司撓權之患此其所以難也余則  
曰不然自淳熙以來京尹幾人其得罪而去者未  
始不由學校可惜而數也然則學校之橫又有出  
於數者之外矣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樓鑰爲參政宇文卧病王  
醫師涇投藥而斃史立翁帥宰執往祭之命南宮  
舍人李師普爲文末句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  
書吏張日新寫至於此執白衛王曰旣是誤投藥  
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  
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  
威以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甲吏仍兼衛王府書  
司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夷狄不

當素以爲弱也衛王是其說遂道意於當筆者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厲蓋胥吏亦有識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亦然沈夏德清人壽皇朝爲版曹貳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曹財用幾何合催着幾何所用幾何虧欠幾何夏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僉書樞密院事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求國公致仕仍盡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降詔仍免宣鎖越二日奏事右相董槐公云西川屢捷頗爲可喜僉樞蔡杭隨奏云大奸復出深爲可慮又云近降嵩之旨揮外間謂宰臣欲爲汲引以報私恩上曰此乃還其致仕恩數耳參政程元鳳奏云臣曩在經筵亦嘗親聞聖訓及此聖意雖堅天下未必盡知兼致仕二字豈能摯縛之使不出越一日董槐上疏辨明蔡樞之奏欲乞於嵩之致仕指揮之下明示以不復圖任之意庶可白

孤踪釋羣疑所有上項制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之復職不過酬以宰臣謝事之恩數耳且其一閑十三年中外未嘗任使何緣今日用之仍令致仕旨揮甚明正示天下以決不復用之意而予之職名則休致之典備矣豈有他哉斷自朕意非由啟擬卿其安之林存當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加於雅志忠愛不忘賦詠爾毋有於遐心公論復以爲未然太學生上書攻董相及鄧泳李仲熊併攻林存董相再奏謂嵩之予致仕恩數臣見凡前

執政之罷斥者皆有之不復執奏今則皆歸罪於用事之人伏望姑寢前命御筆云史嵩之復職非由卿請惟朕知之學舍有言但慮其復出耳豈校其職名哉其人決不載用其職亦不可奪所請既不悖理其安之正言邵澤劾姚希得又於希得董試之時捕其館人以職黥決其人乃已黥之人故也未幾內批史玠卿理卿並與合入幹官差遣既而嵩之又陳請任相位日連書賞時留夢炎爲國史復申省以其邀求經脩經進之賞將來列

銜莫決不敢預僉乞罷免職事嵩之躁進始終不  
靜真是可厭而朝廷用事豈學校一一能把持乎  
景定二年壬戌度宗在東宮閏九月二十八日亥時  
降生皇孫賜名焯封崇國政資國公是年十一月  
薨度宗登極追封廣王謚冲善景定五年甲子度  
宗在東宮七月初三日未時皇太子妃全氏降生  
皇孫以彗星出現避殿免賀慶宗卽位改稱皇子  
賜名鈞 咸淳四年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午時淑  
姬楊氏降生皇子辛未賜名顯甲戌七月進封吉

王 是歲十月一日順安郡修容夫人俞氏誕生  
皇子五年十二月賜名憲封益國公六年六月十  
二日薨追封謚冲定 咸淳五年己巳六月初十  
日淑妃楊氏再誕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賜名鐙封  
岐王謚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后誕生  
皇子癸酉十一月賜名顯封嘉國公甲戌七月度  
宗遺詔卽帝位 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脩容俞  
氏誕生皇子甲戌七月進封信王凡七子  
王櫛字茂悅號會溪初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

為螺鈿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  
贊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焉行將有要  
除而茂悅且殂矣

度宗卽位

南郊慶成

鄂渚守城

月峽斷橋

鹿磯奏捷

草坪決戰

南安獻象

建獻嘉禾

川獻嘉禾

淮擒孛花

已上十事制作極其精

襄陽遭端平甲午叛軍之禍悉煨於火直至淳祐辛

亥李曾伯為江陵制帥始行脩復時賈似道開兩  
淮制閫心忌其功嘗密奏于朝謂孤壘綿遠無關  
屏障至開慶透渡之際穆陵猶憶此語欲棄襄陽  
而保鄂而似道乃謂在今則不可棄矣先是蜀將  
劉整號為驍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呂文德為  
策應大使武臣俞興為蜀帥朱禩孫為蜀帥既第  
其功則以整為第一整恃才桀傲兩閫皆不喜之  
乃降為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誦問禩孫其故朱云  
自所目擊豈敢高下其手但扣之制密房索本司



元申一觀則可知矣整如其說始知爲制策二司  
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語俞興聞之以  
制劄呼之稟議將欲殺之整知不可免叛謀遂決  
遂領麾下親兵數千人投北獻策謂攻蜀不若攻  
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遂爲鄉  
導併力築堡斷江爲必取之計此咸淳丙寅丁卯  
歲也俞興父子致禍之罪莫逃遂俱遭貶謫先是  
興旣死丙辰歲俞大忠爲荆湖諮議領舟師援蜀陷  
殺名將楊政因爭財又殺馬忠遂遭臺評追削官

爵勒令自效大忠乃捐重賂得董臣經營內批遂  
作勘會面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財而陷楊政於死  
且盡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誅然遣楊政而獲  
捷者俞興也姑以其父之功特從末減將白沙崑  
賞官資並與追奪外特免自効於是劉整聞之尤  
怨且薄朝廷之受賂焉襄陽自丁卯受圍生兵日  
增關隘日密守臣呂文煥雖能堅守而外絕援兵  
又爲築白阿虎頭二城復置鬼門關以鍵出入自  
是雖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雖屢督制府出師救

援而不克進往往失利不一既而呂文德病篤中  
為之憂懼既而果薨上遺表賜諡武忠遂命其子  
師夔起復為湖廣總領知鄂州賈平章似道入奏  
云臣近得師夔報其父文德病革不可為臣嘗具  
奏以為設如所言臣當奉命驅馳以為捨攘之會  
非可以經制宜在廟堂自諉陛下難言而臣之志  
固已決於此矣昨文德訃至日為憂皇幾失匕箸  
繼又再申前請以為急其所急豈非籍是以為去  
本朝計而陛下決不聽許臣通夕展轉念無以易

此儻非臣等勇於一行決不能寬顧且荆襄繹騷  
士不解甲者再歲以文德聲望智畧高出流輩僅  
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統攝矧諸將名器畧齊勢不  
相下倉卒謀帥復難其人兵權不可一日無所歸  
邊務不可一毫有所誤雖目前暫令夏貴管護然  
其使人商度遠計寢食不安終不若疾趨其所處  
分諸事則隨機以應不至差池是則臣報陛下之  
職分也臣非不知曩在兵間備嘗險阻困瘁成疾  
祇謀謝事寧堪自取顛覆誠以難平者事所徇者

國不知其他臣亦豈不知本朝故事無以平章  
而巡邊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東似有足援  
用拜疏以請恭聽矜俞御筆云朕以涼菲云云師  
相豈可一日而輕去朝廷雖跬步之近不可捨去  
請勿陳似道再奏云云連夕展轉不寐良以驛置  
一往復率半月餘曾不若身履其處機應於速之  
爲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於襄中寇環吾疆惟隙  
是乘隕星之變非小故未可死諸葛走生仲達况  
今士不解甲與之尺寸力爭閱新歲則跨歷三載

事有適值必生戎心詎容以疆場小小交兵視之  
哉因念疇昔分闔荆湖先帝必欲寵臣以樞筦命  
臣復襄臣回奏不敢輕易後繼臣爲闔者奉將相  
意慕復襄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以實之江西軍  
露卒成已未之禍先帝每記臣言必欲棄襄以全  
鄂臣則以爲不可非故自相矛盾蓋襄旣復則城  
池米粟甲兵委難以資虜臣在軍極力留勁兵以  
守襄襄幸以至今又十一年矣以呂文德運掉備竭  
志慮憂恚以至於死今闔雖暫有所付而臣與受

其責若使臣制於此脫有出於意料之外其可以  
非已所以自解無情議論必指臣爲準矢之的矣

云云

又御筆極力勉留再上章欲權帶職巡視以

三月爲期上復不允此後褻園小小捷奏於是此  
議遂緩明年元日以兩淮制帥李庭芝爲荆湖制  
置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知江陵府命范文虎  
提御前精兵八千餘人往刑應援一戰而敗文虎  
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漂溺堡壘至五六月  
間園稍解制府乘此機以布帛益錢米之類遣兵

防護而入夏貴亦遣兵擔運粟米數千石呼延德  
亦運柴薪布帛以往未幾夏軍大敗喪舟數百危  
急如初御筆遂督荆湖制閫移屯舊郢州范文虎  
已下重兵皆屯新郢治上均州河口扼其要津當  
時從官中有言于朝謂昔神堯帝以一旅之師取  
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財力以援一州而不能於是  
賈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警報尤急似道復  
有視師之請蓋李庭芝避事悠緩而范文虎以殿  
岩自居頗有不受節制之意故臺臣雖有章言

之宣示二人然無益也壬申歲又檄沿江副閫孫  
虎臣及湖副帥高世傑之師順流而下夾攻適值  
江水暴漲乘勢克突堡塞及萬人敵打透鹿門連  
船運入衣襪布帛米鹽糧草進發生兵遂自樊城  
後取安陽河轉均州江而還郢上七月據荆閫申  
大畧云襄樊受圍跨越五載水陸路梗援兵莫通  
遂於去冬劄知均州劉懋等打造戰艦間探賊兵  
措置戰守又調總管張順路鈐張貴提兵前往均  
州地名中水路創立硬寨建造樓船自中水路至

襄城止一百二十餘里節節皆

船屯泊將

士從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立賞格張順候立功  
回特授轉右武大夫還衛官正任御前都統制犒  
銀五百兩官會一萬貫紵絲十疋張貴以下次第  
立賞又準平章鈞翰除制司賞格外更與不次陞  
擢及移文范察使添調間探司部官劉盛聰等於  
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鄧寨添造船隻大使司委知  
郡范天順等與二張部官同進六月十三日據張  
貴等申昨於五月廿三日探得漢水已生次日將

船隻拖拽到團山下稍泊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賞  
格撫諭將士一應船隻並拖拽至高頭港口蒙范  
殿帥劉路鈐等般運衣襖等物結成方陣至一更  
三點張貴等舉火爲號出江極力鏖戰與賊舟手  
亦相接至磨洪灘已上賊船布滿江內張貴又以  
紅燈爲號撫諭頭目混戰亂殺火炮藥箭射死北  
兵墜水者不可計其數二十五日天明已抵襄陽  
船隻等至府軍民踴躍皆說賊圍數年未嘗有許  
多軍需物件進入至此本是萬全緣當夜四更以

來南風大作吹奔北岸於內總管張順所帶火炮  
並已發盡人馬力竭身中三鎗六箭就陣沒于王  
事張貴等既送軍需等物入城次日卽欲打出與  
夏節使兵船相應緣江水陡落又蒙安撫呂察使  
留貴等人船在城添加戰守外以路梗不通至七  
月方據申到九月以來漢水漸涸北兵得計不可  
前矣夏孫高兵船但守地分范殿帥之軍又與制  
府抵牾莫能併力坐視而已朝廷乃先解殿帥總  
統之權陳伯大劾范文虎罷黜十一月荆閩李庭

芝奏襄圍不解客主易位重營復壁繁布如林遮  
 山障江包絡無罅曠歲持久臣實有罪且謂昔之  
 濟黃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變天每以非常之  
 人擬之豈區區庸夫所克勝任云云師臣徇國一  
 念上通於天其懔懔欲以身臨之者亦察愚臣之  
 不可專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時則以張浚趙鼎自  
 行都建督府盡獲諸將運棹之勢一時之勢合師臣大  
 勲茂德威震華夷少超常度參用舊弼以使臂指  
 一新觀瞻云云御筆令待從兩省集議然卒無定

論賈平章回奏云若欲辦此事非臣捐軀勇往終  
 未能遂然縱使臣行亦後時矣恐無益於襄陽存  
 亡尚可使江南無虞而不至內地之震駭也庭芝  
 欲臣建督干劑之謀要不過姑為是說督既建矣  
 設有驚動臣欲安坐于此得乎臣今為是行也則  
 諸閩皆受節度云云若推至來年春夏之交則調  
 一大將統三萬兵船直擣潁亳又調一大將統二  
 萬兵直擣山東則襄圍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  
 必將自顧其父母妻子相率離叛如是則襄圍不

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離左右縱有奇  
 謀秘計一無所施且當以擇相為急 云云 然亦卒  
 不行也癸酉正月蜀聞捷報以智萬壽收復成都  
 繼又收復眉州二月以朱禩孫為四川制置安撫  
 大使兩淮制司又奏浮光之捷忽數日平章疏奏  
 力請行邊乃云所聞日異且言始得朱禩孫申言  
 虜有直擣內地之議禩孫危之謂非築京城重內  
 勢不可又收呂文煥二月三日蠟書謂樊之力已  
 不可步再於襄城臨江一向植木柵立便樓誓以

死守但六年被圍一旦前功俱廢實有難言者浮

光廢壘築為家基去冬逆整與六安叛將

忠是佳

與一意窺江乞檢照累年所奏容臣一出臨邊即

賜處分御筆又合集議然皆悠悠之談御筆終於  
 不從行邊之請調阮思聰策援邊淮就令相視平  
 江城壁差官修浚三月賈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  
 連日書乃知襄帥呂文煥為虜誘脅竟以城降臣  
 一聞戰駭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  
 措乃至此極容臣自効以報國恩御筆則決於不



許旋降御筆批別置機速房亦建督于京之意繼而學校紛紛上書皆瀾翻不急之語甚者謂咸陽之燄未息而山東盜起六士之駕未出而滄黃透渡可謂劫持之語獨郭昌子一書頗有可采所言江漢道里亦頗詳盡且畫六策以獻一曰分遊擊以屯南岸二曰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曰備昌漢以固上流四曰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絕窺伺六曰飭隘口以備要害又有十六策以爲守備之要其未併及濟邸之事平章召見扣其顛末

補之以官且令入機速房以備諮訪繼而宰執奏事上前平章復陳行邊之請上曰斷是不可上又曰諸生之書只得留中如下詔求言亦有未可賈奏云端平荆襄之失繼以諸郡是時皆不曾降詔惟開慶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討論以聞上曰且鎮以靜不須得行四月內批李庭芝召赴行在注立信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應雷兩淮制置使知揚州李應春知岳州錢真將知江州翟貴鄂州江陵都統程文亮副之趙孟知郢州陳起知浮

光旣而黃萬石召赴行在趙潛沿江制置使知建  
康府趙孟奎淮東總領孟知縉知太平州趙召葉  
夢鼎赴闕荆湖制司申武功大夫帶右領衛將軍  
范天順乃同張順張貴運送軍需衣襖等物前進  
襄陽留存在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時在所  
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賊死時也做大宋  
忠義鬼於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屋內自縊身死  
右武大夫湖北總管司馬統制朱富亦係續遣前  
往襄城戰禦轉調過樊城任責東北最緊地分今

年正月十一日賊攻樊城朱富拒敵死戰至二更  
以身中鎗力不能支持爲賊所得義不受辱就戰  
樓內觸柱數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死欲乞贈卹  
奉聖旨范天順特贈靜江軍馬承宣使特與三承  
信郎支銀五百兩十八界會二萬貫白田三百畝

其後添增給如  
范天順之數

庚申范文虎差知安慶府阮思聰

知池州李雷應知鄂州以爲防江計察官陳文龍  
上疏云且曰夫當人言洶洶所幸衆言紛紛古今  
所恃以立國於天地間者獨有此一脉言脉猶活

一國脈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謬論也既而免言職  
一未幾又有上書乞師相臨邊者御批並不能從云  
咸淳癸酉三月御筆以師相固請行邊不已照張浚  
趙鼎舊例別置機速房凡急切邊事先行後奏賞  
罰支用亦如之其常程則密院行移無建督于京  
之名而有其實奚不可內重其勢外禦其侮庶不  
失爲挽留也師相其勿辭賈遂毅然祇承條具以  
聞辟屬官二員右司許自檢詳家鉉翁制領十員  
使臣九十員於封樁庫作料科撥激賞第一科金

五百兩銀一萬兩關子五萬貫十八界會二十萬  
行遣提點文字沈因張夢龍徐良弼沈大發書寫  
文字王景陽張國珍張汝楫吳桂芳監印陳柯汪  
雲鄭大淵又添給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  
車等下軍裝錢置樞密院都副統制一員補歸明  
人官資凡有上書獻書關涉邊事者並送本房面  
問如有可行者並與施行忽有蜀人楊安字者獻  
策竒譎右司許自扣之不相投合許自乃操閩音  
穢語以爲高欲乞朝廷竟差許自前往邊鄙操穢

語以罵賊退師云云於是遂將安宇行遣而機速房之望顧輕矣且許自乃一不通世務之閩士僅能作詩文之外他無所能而乃令當此選用之者固謬而自亦可謂不揣矣一籌不畫坐致危亡非不幸也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以爲科場之弊極矣欲自後舉始行下諸路運司牒州縣先置士籍編排保伍取各家戶貫三代年甲娶誰氏兄弟男孫若干之數其有習舉業者則各書姓名所習賦經憑所書年甲如十五以上實能舉業者自五家至二

十五家而百家百家而里正許其自召其鄉之貢士結罪保明批書舉曆然後登士籍一樣四本縣州漕部各解其一仍從縣給印曆俾各人親書家狀於曆以爲字跡之驗不許臨期陳狀改易或有隨侍子弟合赴曹牒諸色漕試者各令齎曆先赴縣批鑿前去各處狀試每遇唱名後重行編排保伍取會如有新進可應舉者續照前式保明付籍或有事故服制者並畫時申聞批鑿或毀抹如虛增人名妄稱舉子其犯人與里正保伍並照貢舉

條例施行大意如此御筆從行徧牒諸路昭揭通  
衢或撰沁園春云 國涉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  
憂嘆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闔歲經秋虜  
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  
大諫筋借留侯 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  
况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  
必新貫仍宜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吾元老廣四門  
賢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 劉整驚天 地來襄  
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惱秀

才察院陳文龍上疏頗有 抑之意遂以理少出  
臺自是士之有籍嚴行天下或稍有瑕疵皆不敢  
有功名之望士論紛紛直至賈老潰師之後臺中  
首劾置士籍之陳伯大變七司法之游汝行公田  
之劉良貴沮寬恩之董樸稱翁應龍爲簡齋先生  
寫萬拜申稟之朱浚欲變類田法之洪起畏焉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禧三祖及東都九  
朝南渡後高孝光寧理度少帝 德祐 并景炎祥興  
也

宋十五朝御押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理宗

度宗

宋十五朝御押

理宗

度宗

癸辛雜識別集下終

